

評 劇

刘翠屏哭井

葛桂笙 唐鹤年 整理
筱金鈴 杜維城 执笔
杜 維 城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(評 劇)

刘 翠 屏 哭 井

菊桂笙	唐鶴年	整 理
筱金鈴	杜維城	
杜 維 城		执 笔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58·長 春

內 容 簡 介

本劇是評劇傳統劇目。

故事大意是：屠夫劉成緣貧愛富，逼女兒劉翠屏改嫁。后因女婿借貸回來，又見財起意，與兒子劉龍同謀，殺死女婿，將尸首推入井中。翠屏知道後，伏井痛哭，立志報仇。便伴允改嫁，翻臉告狀，將劉氏父子逮捕。劇中歌頌了劉翠屏對愛情的忠貞和不畏強暴的勇敢精神。

劉翠屏哭井

杜維城等整理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長春市斯大林大街）吉林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

長春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吉林省分店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2}$ 印張：1 $\frac{1}{4}$ 字數：28,000 印數：21,000冊

1958年2月第1版 1958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10091·138

定價(7)：0.14元

前 言

刘翠屏哭井是流传已久的评剧传统剧目，深受广大群众喜爱。这次整理在保持原有唱腔和风格的基础上，适当增加了一些情节描写，并把原有的“讨饭”、“见舅”、“托兆”、“闻变”、“尾声”等场加以删节和修整，取消了鬼魂上场。“哭井”一场，为了使剧情发展更趋于合理，改动得比较大。我们这样处理，虽经多方研究，但限于水平不高，难免有许多思考不周之处，剧本在参加吉林省第二届戏曲会演大会中，也曾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，作了部份修改，但缺点还是很多。希望各地兄弟剧团、戏曲工作者及擅长此剧的老前辈们多多加以指正，使这一传统剧目能更臻于完善。

我们在记录原本和整理时，白城县评剧团艺术委员会全体同志和省文化局戏曲研究室刘芳田、李岱老师都曾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，值此出版之际，仅致以谢意。

整 理 者

1 9 5 7 · 1 2 · 1 3

場 次

第一場	借糧
第二場	拒父
第三場	別家
第四場	送糧
第五場	归里
第六場	杀婿
第七場	得信
第八場	哭井

劇 中 人

刘	翠	屏
李	进	祿
李		母
刘		成
刘		龙
刘		妻

第一場 借糧

地点：李家。

人物：李母 李进祿 刘翠屏

[李母与刘翠屏上。]

李 母：（念）穷在鬧市无人問；

刘翠屏：（念）富居深山有远亲。

李 母：媳妇。

刘翠屏：婆母。

李 母：雨还未曾住嗎？

刘翠屏：（望介）还未曾住呢。

李 母：你看进祿自清晨出去，求借粮米，天到这般时候未曾回来。咳，如此贫困的家境，怎生得了啊？

刘翠屏：（唱）見婆母她那里悲嘆伤情，
我只得上前去解劝儿声：
婆母娘啊！无情大火家遭不幸，
恨世道逼得人又受贫穷。
婆母娘啊！你耐着性儿把进祿等，
等他回来再打章程。

[李进祿上。]

李进祿：（唱）牛毛细雨下不停，
可恨老天不开晴。
清晨离家到过午，
只为借粮找宾朋。
走街串巷多羞愧，
求借无門两手空。（进门介）

李 母：啊，进祿你回来了？

李进祿：回来了。

李 母：进祿，这粮米可曾借到……

李进祿：咳，未曾……

李 母：进祿啊！

（唱）一家人自清晨未把飯用，
难为我儿求借走西东。
这才是：人情淡薄世态冷；
哪有那雪里送炭的好宾朋。

刘翠屏：唉！

（唱）眼睁睁一家人未把飯用，
在一旁难坏了刘氏翠屏。（思介）
婆母娘啊！儿有心娘家去求借，
但不知婆母娘可容儿行？

李 母：儿啊，你那爹爹有些嫌贫爱富之心，早不与咱家来往，你就是前去，只怕是也要徒劳往返。

刘翠屏：婆母娘啊！

（唱）虽然两家不来往，
您老想啊，做娘的焉能把女儿疼。

李进祿：哎呀，妻呀！想你父自从我家遭了大火，咱家爹爹一死，他就少与咱家来往。如今怎能低头求借於他，万万不可前去。

刘翠屏：丈夫啊！

（唱）丈夫你休要太任性，
这是出于无奈中。
再者說你我挨餓不要紧，
餓坏了母亲罪非輕。
丈夫你容我去一趟，

我母亲总还有骨肉之情。

李 母：咳，事出无奈，你就叫她去一趟吧。

刘翠屏：（唱）拜罢婆母說遵命。（回身取布袋）

丈夫你好好把老娘侍奉，
手拿布袋娘家奔。（下）

李 母：（唱）

見媳妇出門外我好伤情，
且忍着腹飢把媳妇等，（回头看进祿）
叫进祿你不要面帶愁容。

〔进祿搀李母下。〕

第二場 拒 父

地点：刘家。

人物：刘妻 刘成 刘龙 刘翠屏

〔刘妻上。〕

刘 妻：（念）开肉鋪終日忙碌；

思女儿暗地常哭。（坐下）

丈夫刘成，在此雄县城內開設肉鋪为生。女儿翠屏，自幼許配李进祿为妻。只因她家如今一貧如洗，她爹嫌貧愛富，欲逼女儿別門改嫁，因此女儿总不登門。是我心疼女儿，只好暗暗周济於她。这几天不知她家又是怎样过活，思想起来叫人愁悶哪。

（唱）老身房中暗落泪，

山高怎隔母女情。

思念女儿茶飯懶用。

〔刘翠屏持布袋上。〕

刘翠屏：（唱）来了借粮的刘翠屏。

来在娘家門首止住了步，
回想往事好似梦中。
想当初刘家贫穷李家富，
因此上爹爹将我配李生。
到如今李家贫穷門第落，
两家人好似水火断了情。
今日里求借又把娘家进，
我爹爹若赶上又要把气生。（在門外犹疑）
我有心粮米不借回家轉，（欲走）
又想起婆母娘餓在家中。
无奈何我把娘家門进，（进門介）
母亲啊，你老身体可安宁？

儿参拜母亲。

刘 妻：孩子，你可回来了，想坏媽媽啦！快坐下吧。

刘翠屏：儿謝坐。（坐介）

刘 妻：翠屏，看你落得这个样子……你那婆母可好？

刘翠屏：倒也康健，代問母亲可好？

刘 妻：我好，我好。我問你吃过飯了嗎？

刘翠屏：这个……

刘 妻：沒吃吧。

刘翠屏：孩儿未曾用过。

刘 妻：咳，

（唱）聞听翠屏未把飯用，

怎能不叫娘心疼。

女儿暫且把我等，

等我与你去把飯盛。

〔行絃。刘妻下。〕

[刘妻端飯又上。

丫头，你快吃点吧。(边說边把碗递给刘翠屏。)

刘翠屏：(唱)用手接过筷和碗，
慈心的母亲把儿疼。
端起飯碗刚要往下咽，
一阵心酸杏眼紅。
老婆母空着肚腸挨着餓，
丈夫他水米未进腹也空。
我怎能在此娘家来把飯用……

刘 妻：儿呀，你怎么不吃呢？

刘翠屏：想我那婆母自清晨到这般时候尙未用飯，女儿岂能独
自在充飢呢？

刘 妻：那么說，你家中又无有粮米啦？

刘翠屏：(唱)望母亲将粮米借儿几升。

刘 妻：好吧，趁今天你爹爹未在家中，我给你灌点粮米，拿
回去与你婆母尽孝吧。

刘翠屏：多謝母亲。

刘 妻：咳，你爹若在家，媽也是白瞞着啊。(边說边拿布袋
下。)

刘翠屏：(唱)看起来还是母女情义重，
亲生骨肉怎不心疼。

[刘妻背米上。

刘 妻：(唱)我把粮米忙灌好，
送与女儿回去把孝行。

刘翠屏：(接米袋)儿多謝了。
(唱)見粮米如同見珠宝，
又好似魚儿得水絕处逢生。

辭別母親回家轉，(出門)

[劉成與劉龍由外面回來。]

劉成：(唱) 瞧見女兒劉翠屏。

劉翠屏：爹爹。

劉成：嗯，

劉龍：這可是新新客呀！

劉翠屏：兄弟……

劉成：兒呀，到房中叙話。

劉翠屏：這……

劉龍：爹爹叫你房中叙話，自家人還這什麼？

[翠屏無奈，把糧放在門外，隨之入內。劉妻上，見劉成父子，知道事情不好，旁坐無語。]

劉成：兒啊，你不在家中侍奉你那婆母，來到為父家中為了何事？

劉翠屏：這個……

劉成：什麼？

劉妻：(急掩飾地) 與您問安來啦。

劉成：真乃是孝道的女兒。哈……

劉龍：問安來啦？(暗示叫劉成出去，劉成隨劉龍出來) 爹，你說我姐姐幹什麼來啦？

劉成：問安來了。

劉龍：問安來啦？說的倒好听，我看是借米來啦。

劉成：怎麼，借米來了？

劉龍：對啦，(指地上的米袋) 你看這不是米嘛！這还用說呀，准是我媽乘咱爺倆不在家中，偷着給我姐姐的。常言說的好：“外面有個搜錢的耙子，家裏有裝錢的匣子”。咱家可好，耙子有齒，匣子沒底，咱爺倆東撈西抓的不

是白受累嗎？

刘 成：我儿言之有理。（背白）是俺早有意将女儿别門改嫁，今日乘此机会与她説过。（刘成与刘龙持布袋进屋內）啊，女儿，为父不是不周济于你，只是有一件事要与女儿商議。

刘翠屏：爹爹有話，請講当面。

刘 成：你家一貧如洗，难以度日，为父不忍你受此清苦，与你十两紋銀拿回家去，叫你那丈夫写下退婚文約，回得家来，为父与你别門另选，你意下如何？

刘 妻：（不愿地）你怎么又説这样話呢！

刘翠屏：（唱）老爹爹説出了嫌貧的話，
走上前据理爭几声。（向刘成）
爹爹呀，孩儿倒有几句愚蠢的話，
説出来周与不周你莫要把气生。

刘 成：有話只管当面講来。

刘翠屏：（唱）想当初刘李两家把亲訂，
乃是月老結下赤繩。
既然是当初結了秦晋，
就不該如今又嫌李家穷。

刘 成：嗯，只是人生在世焉有甘愿受苦之理，你也知道为人者名利当先。

刘翠屏：（唱）爹爹説人生在世为利为名，
依儿看名利怎抵夫妻真情。
李家的贫穷儿能熬忍，
儿与进祿和睦相从。
情义深厚比黄金貴，
忠貞不变也有名。

听人说：前朝倒有几辈古，
卓文君为相如当爐謀生。
玉宝釧苦守薛平貴，
柳迎春寒窑苦度秋冬。
楊秀英本是天官之女；
嫁王华臥龙庄上打魚为生。
人生在世节志为重，
儿怎能朝秦暮楚爱富嫌穷。

刘 成：这前辈古人，为父焉能不晚，只是李进祿他怎能比那王华、平貴。为父叫你改嫁，另选高門，也是叫你享那荣华富貴。难道我儿不愿住那高楼大厦，倒甘心住那茅屋草舍不成？

刘翠屏：（唱）誰不愿当朝一品貴，
誰不愿白馬衬紅纓。
誰不愿良田千百頃，
誰不愿駟馬滿圈棚。
誰不愿住那高楼与大厦；
誰愿意破瓦寒窑度秋冬。
誰不愿身穿綾罗与綢緞；
誰愿意粗布衣衫补着补丁。
誰不愿吃的是珍羞美味；
誰愿意吃糠咽菜度一生。
誰愿意四海飄零无家业；
哪愿意冒雨与冲风。
誰好喜幼年无父母；
哪好喜老来无后承。
誰好喜中年丧妻子；

哪好喜半路守孤灯。
誰好喜壮年伤了腿；
哪好喜好人瞎了眼睛。
世上人儿都愿好来，哪愿意坏，
可是啊，嫌贫爱富情理难容。
再者說：千金难买夫妻恩爱，
貧賤不移才是真情。
爹爹不信你往世上看，
有多少秃的秃、瞎的瞎、聋的聋、哑的哑、尖的尖、傻的傻、丑的丑、俊的俊、灵的灵、笨的笨、富的富、穷的穷、成双对的夫妻情意甚重。

老爹爹你叫儿改嫁我死也不从！（甩腔）

刘 成：不听为父之言，从今往后休到我家求借。

刘翠屏：（唱）老爹爹不借儿不强借，
借与儿是爹爹有父女之情。
你叫女儿别門改嫁，
除非那海枯石烂，日从西升。

刘 成：（唱）大胆奴才把我頂，
罵声不孝女儿刘翠屏。
你要应了还则罢，
若不应，从今后莫把刘門登。

刘翠屏：（唱）爹爹橫眉豎目太凶狠，
开言吐語冷如冰，
忍心不叫女儿刘門进，
我不叫爹爹叫刘成。

刘 龙：这是什么話。

刘翠屏：（唱）我本是你的亲生女，
却怎么你对我无有半分父女情。
我縱然貧穷，穷而有志，
至死不把你的刘門登。

刘 成：刘龙，給我哄了出去！

刘 龙：走！

刘翠屏：兄弟呀！

（唱）老爹爹无有父女意，
难道說你也无有半分姐弟之情？

刘 龙：我没有你这个穷姐姐。

刘翠屏：（唱）你們有义我有义，
你們无情我无情。
你家粮米我不要，
粮米揚在地流干。（揚介）
我狠着心腸往外走，

〔刘翠屏走出門外，刘妻追出。〕

刘 妻：（哭介）儿呀！

刘翠屏：（唱）又听得老娘放悲声。
媽呀，娘啊！并非女儿不孝顺，
爹爹的話儿实难听。
娘啊，母亲你待儿好我死也难忘，
我爹爹他……他逼儿改嫁从今断絕父女情。
娘啊！从今后莫把儿我想，
只当是枉把不孝女儿生。
悲悲切切回家轉。（下）

〔刘妻回身进內。〕

刘 妻：（哭）儿呀！

刘 成：呸！不許你哭。

刘 妻：（唱）亲生女儿你不疼。

你这个老东西，咱們就只有一个女儿，这点小事你都不成全嗎？

刘 成：哪有余粮周济这不孝的女儿。

刘 龙：对嘛，有儿子不疼儿子，反疼外姓人，对我，你怎么一点也不操心哪！

刘 成：是我怎样嘱咐于你，休与她家来往，你再要偷偷给她粮米，休怪俺不念夫妻之情。老乞婆，还不与我下去准备酒飯。

刘 妻：唉！

（念）女儿是我亲骨肉；

刘 成：（念）可恨翠屏穷骨头。

〔刘成与刘妻下。〕

〔刘龙冲刘妻背影。〕

刘 龙：（念）待儿待女你有薄厚，
不該背地把粮米偷。（下）

第 三 場 別 家

地点：李家。

人物：李母 李进祿 刘翠屏

〔李母与李进祿同上。〕

李 母：（唱）腹中无食身觉冷，
翠屏借粮还未回程。
悶坐房中把儿媳等。

〔刘翠屏上。〕

刘翠屏：（唱）翠屏一路好伤情。

顧不得泥濘道儿路难走，
顧不得暴雨和狂风。
迈步我把房門进，
見了婆母放悲声。(哭見李母介)
我去到娘家把粮借，
可恨我爹爹老刘成。
他不借米儿媳不恼，

李 母：他講些什么？

刘翠屏：(唱)說的話儿令人难听。
他叫媳妇另改嫁，

李 母：媳妇你怎样回答于他？

刘翠屏：(唱)婆母娘啊！媳妇从今不把刘門登。

李 母：(气介)刘成，我把你这个嫌貧爱富的贼呀！
(唱)听此言气往上涌，
大罵刘成老畜牲。
你不借来我不恼，
万不該逼我媳另嫁別人。

李进祿：好恼！

(唱)一旁气坏李进祿，
躁足大罵老刘成。
你不該逼我妻別門改嫁，
你不該倚富欺貧穷。
气憤不过往外走，

刘翠屏：(上前拦住)

(唱)丈夫你往何处行？

李进祿：找你那嫌貧爱富不懂礼义的爹爹前去評理！

刘翠屏：此事万万去不得，想我那爹爹与弟弟刘龙，素来行事